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邵晋涵年谱新编

SHAOJINHAN NIANPU XINBIAN

朱 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邵晋涵年谱新编

SHAOJINHAN NIANPU XINBIAN

朱 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晋涵年谱新编/朱炯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308-17894-5

I. ①邵… II. ①朱… III. ①邵晋涵(1743—1796)
—年谱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2567 号

邵晋涵年谱新编

朱 炯 著

策划编辑	吴伟伟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田程雨
责任校对	邵吉辰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4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894-5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前 言

明清以来，浙东人才辈出，先后出过王阳明、黄宗羲等著名学者，邵晋涵是继黄宗羲后出现的又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以《禹贡》三江，其南江从余姚入海，遂自号南江。”生于乾隆八年，卒于嘉庆元年，享年五十四岁。邵晋涵之高祖琳、曾祖炳、祖向荣、从祖念鲁、父佳铨，均以诗书传家，多有科第之举。受此影响，邵晋涵幼即“矢口成音，叶于天籁”，稍长，益涉猎，见者惊为鬼神。然而，除家学陶冶外，亦得自其刻苦勤读的努力。“尝冬寒读书，先生体弱，夜中手足皆僵”，“夜过半，闻（邵升陞）先生诵授声，琅然彻户牖，亦知力疾强起，执卷就灯”。可见其之用功。

乾隆三十年，应浙江乡试，邵晋涵名在第四。三十六年，成进士。按惯例，当在词馆之选，结果却未能如愿。同年冬，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邵晋涵与章学诚等俱往为幕客，并结识洪亮吉、汪中等学友，他们或诗词唱和，或谈论经史。三十八年，会四库馆开，与戴震、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一同入馆编校，时号为“五征君”。二云“以懿文硕学，知名海内。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今《南江文钞》中所存的诸史提要三十七篇，议论得失，辨正纠谬，颇有独到发明之处。在四库馆时，因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亡佚，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掇拾原文，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基本上恢复了薛史旧貌。因不满《宋史》南渡以后，粗疏无法，故仿王偁作《南都事略》。四十年，他写成《尔雅正义》，其后研究《尔雅》的学者，规模法度鲜有能出其右者。四十二年，邵晋涵参与了《杭州府志》的编纂。翌年，又应余姚知县之邀，与修《余姚县志》。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嘉庆元年，擢为

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兼文渊阁直阁事。历充咸安宫总裁,《万寿盛典》、《八旗通志》、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又为国史馆提调,兼掌拟撰文字。在三通馆担任纂修官期间,他曾“檄取海内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邵晋涵素来身体羸弱,又兼职诸馆,晨入暮出,体力益加无法负荷。嘉庆元年三月,偶感寒疾,医误投剂,病情遂加剧,六月十五日卒于里第。他的中年早逝,是当时学界的一大损失,章学诚感慨道:“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

纵观邵晋涵的一生,他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史馆任职期间进行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史书修撰、经学注疏、文献辑佚,对清代的史学和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邵晋涵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重辑《旧五代史》。《旧五代史》是宋太祖时,宰相薛居正等奉敕撰修的,共一百五十卷。编成后不久,欧阳修就因对它不满而另撰《五代史记》。《五代史记》因系私修,完稿后仅藏于家。欧阳修死后,才“官为刊印”。最初,二书并行于世。元明以后,《旧五代史》的传本“渐就湮没”,唯明内府尚见收藏。明初修《永乐大典》,对《旧五代史》的文字多有收录,但因系按韵摘编,“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邵晋涵在入四库馆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久佚的《旧五代史》,《大典》中有残缺的,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五代会要》等诸书补其缺。乾隆四十年,年仅三十三岁的邵晋涵完成了全书的编校。对于此书,彭元瑞认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乾隆四十九年,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将《旧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宫。说此书“纪载该备,足资参考,于读史者尤有裨益,自宜与刘昫《旧唐书》并传”。

邵晋涵在四库馆期间的主要贡献,除了辑编《旧五代史》外,还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提要”。阮元说:“先生所职为史部。凡史部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南江文钞》卷三载有邵晋涵为三十七种书籍撰写的提要,除其中《赵端肃奏议》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未收录外,其余三十六种皆有刊载。在这三十六种中,经部四种,史部二十七种,子部一种,集部四种。

邵晋涵史学生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修编《宋史》。元人脱脱奉敕编纂《宋史》,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殫数”。其记事纪传互异、志传不符,以及各传互相矛盾之处甚多,世系、官资所记虽繁,而往往不足凭信。“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至于建炎之后,则已属漏略。为修编《宋史》,邵晋涵先撰《南都事略》,

“取熊克、李焘、李心传、陈均、刘时举所撰之书及宋人笔记。撰《南都事略》，以续王偁之书，词简事增，正史不及也”。惜《南都事略》未能完成。对此，其弟子曾有叙述：“先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前后条贯粗具，然后别出心裁，更为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不称《宋史》，而称《宋志》，亦见先师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业，而《宋志》亦有革创，皆参差未定稿也。诸家状志但称《南都事略》，当属传闻未审，殆选尝亲承其说于先师，其实如此。”与修编《宋史》相关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帮助毕沅覆审《续资治通鉴》。“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氏续宋元《通鉴》，未惬意，属先生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今《南都事略》《宋志》《续资治通鉴》覆审本已不传世，但从他的《南江札记》中所录的四十三条《宋史》札记，我们依然能看出他治宋史的功力。

章学诚曾评论邵晋涵说：“君尤长于史，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及入馆阁，肆窥中秘，遂如海涵川汇，不可津涯。”陈寿祺说他：“于学无所不通。”他治学途径，先从治经入手，治经则又先从《尔雅》入手，他曾用十年时间，成《尔雅正义》一书。他在《尔雅正义序》一文中说：“晋涵少蒙义方，获受《雅》训。长涉诸经，益知《尔雅》为五经之鎡辖。而世所传本，文字异同，不免讹舛。郭注亦多脱落。俗说流行，古义寢晦。爰据唐石经及宋槧本及诸书所征引者，审定经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义，绎其义蕴，彰其隐赜。”他把《尔雅》看成治五经的关键，旁罗广搜，凡三四易稿而始定，可以说《尔雅正义》是其一生在学术上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邵晋涵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他传浙东文献之学。浙东学派以经世致用之学和保存历史文献著称于世。清初，邵晋涵之从祖邵廷采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之绪，致力于明代文献征存，邵廷采去世之后，邵晋涵与章学诚继承了邵廷采的学术事业，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阮元说：“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深。”钱大昕也指出：“君生长浙东，习闻戴山、南雷诸先生绪论，于明季朋党、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起兵本末，口讲手画，往往出于正史之外，自君谢世，而南江文献无可征矣。”其次，他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邵晋涵是乾嘉时期的学术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例如针对唐代以来被定为“秽史”的魏收《魏书》，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最早为其翻案，予以客观评价。他通过分析，指出时人对魏收的污蔑大多出于私心私利，不是出于公论。可以说他对当时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带动了学术风气的转

变。第三,他注重开展学术批评。他撰《尔雅正义》,批评前人穿凿附会之说,提出兼收并蓄的采摭标准。“陆农师好穿凿之辞,罗存斋多亿必之说,慎而取之,不敢碎义逃难,强至皮傅也。舍人、樊光、李巡、孙炎之注,散见诸书,悉为征引,用扶微学,广异闻。郭氏撰著之书,今多废缺,若《三苍解诂》《毛诗拾遗》《子虚上林赋注》,遗文散见,义有相通,悉为附入。”他为四库全书馆撰写的史书提要,多着眼于评论史书的性质、史家撰述宗旨、著作的优劣得失,重在阐述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史学批评价值。就是这样一位经史巨擘,身后却声名寂寥,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邵晋涵的学术成就之所以流传不广,其一,虽然邵氏一生著述丰富,但流传下来的著作较少,生前仅刊刻《尔雅正义》。《南江文钞》《南江诗钞》《南江札记》《旧五代史考异》等著作是其过世后,由后人刊刻;其二,对邵晋涵这样一位乾嘉时期学界公认的史学领袖,其过世后,对他的研究近乎空白,仅有其生前几个师友所作的墓志铭、家传、书序。如钱大昕《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王昶《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晋涵墓表》、洪亮吉《邵学士家传》、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等等。近代人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仅通过民国二十一年黄云眉所撰的《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来了解其一生事迹。相比于其好友章学诚,便先后有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补订本和孙次舟《〈章实斋年谱〉补正》等多部年谱。学界的研究成果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邵晋涵学术研究的深入。

对于邵氏生平事迹有比较详细介绍的年谱,首推清同治年间我六世祖朱兰所撰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因该谱长期被个人所藏,后又一直尘封库馆,因而罕为世人所见,以致学界皆以为是书早已湮没无存。民国期间,黄云眉先生作《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时,战乱频仍,取材不易,于邵晋涵《南江文钞》仅见四卷本,未得到十二卷本。《南江诗钞》仅见两卷残本,未得到四卷本,甚感遗憾。

二十世纪以来,对于邵氏的相关研究,也仅有十余人的十几篇论文。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的《邵晋涵史学概述》、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的《邵晋涵》、江苏师范大学杨绪敏教授的《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杜维运教授的《邵晋涵之史学》、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的《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邵晋涵对宋史研究的重要贡献》《邵晋涵在历史编撰学理论上的贡献》《章实斋与邵二云》,及台湾师范大学林良如的《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讨论邵氏某一方面之成就,或对其学术作一提要

钩玄之综论,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经学、史学,对邵晋涵一生的学术活动与生平作全面性研究和回顾的几乎没有。

今距黄云眉先生撰邵氏年谱已逾八十年,十二卷本《南江文钞》和四卷本《南江诗钞》足本也易见,随着更多文献史料的发现,材料多有出于黄云眉先生择取之外者。虽然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有作《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补正》,但仅对黄氏谱稍加补正,取材仍稍显狭隘。随着邵晋涵年谱的开山之作《南江先生年谱初稿》的重新发现,辑补前贤所未备,重新编撰邵氏年谱条件已成熟。但先祖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为未定稿,可就正之处也颇多。诚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所言:“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借之资,易为力也。”故而不揣谫陋,补正前人著述之疏失,以期能比较客观、完整、全面地体现邵氏一生的经历,这不仅为学界研究邵晋涵提供素材,有助于促进邵晋涵学术研究的开展,也可以对乾隆朝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作相当程度的考察,这是编撰此书之目的,相信也正是朱、黄等先贤所期望的。

目 录

凡例	(1)
卷首 余姚邵氏家族及世系	(1)
卷一 勤学苦读时期(一岁至二十二岁)	
乾隆八年至二十九年(1743—1764)	(9)
卷二 科考与幕僚时期(二十三岁至三十岁)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1765—1772)	(25)
卷三 文献整理著述时期(三十一岁至五十四岁)	
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元年(1773—1796)	(59)
卷末 卒后大事纪年	(175)
附录一 墓铭、传略、序跋	(179)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邵君墓志铭	钱大昕(179)
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提调官邵君墓表	王 昶(180)
邵与桐别传	章学诚(182)
邵学士家传	洪亮吉(185)
邵晋涵	江 藩(187)
邵二云先生事略	李元度(188)
邵二云先生	黄嗣艾(189)
邵晋涵	支伟成(190)

邵晋涵	《清史稿》(191)
邵晋涵	光绪《余姚县志》(192)
南江邵氏遗书序	阮元(193)
刻南江诗文钞序	阮元(194)
南江诗文钞序	陈寿祺(194)
南江诗钞跋	邵秉华(195)
《南江文钞十二卷诗钞四卷》书话	叶德辉(196)
《南江札记》读后	李慈铭(197)
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	梁启超(198)
清邵二云先生晋涵年谱序	黄云眉(200)
南江先生年谱初稿跋	黄云眉(201)
附录二 辑佚	(203)
补续汉书艺文志序(钱可庐著述五十种叙例)	(203)
南都事略目录	(204)
储封文林郎警寰朱先生六十寿序	(204)
燔柴泰坛议	(205)
施材碑记	(206)
孝义家庙记	(207)
兰风五车堰沈氏重修家谱序	(207)
顺则童公元配朱太君守节传	(208)
芙蓉诗为乐山学长赋	(209)
叠前韵奉酬盖翁太老伯即求海定	(209)
题平湖徐春田孝廉志鼎东湖春楔图	(209)
汪龙庄先生六十寿序	(209)
余姚保极堂周氏宗谱序	(210)
徐兰塍像赞	(211)
徐振德像赞	(211)
丹崖先生传	(212)
镜斋公七十寿叙	(212)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公传	(213)
清讳文郁公像赞	(215)
题周耐士藕香居图	(215)

余姚景桥鲁氏宗谱序	(216)
武京公像赞	(216)
宋工部尚书始迁祖亚卿公赞	(217)
愚谷赵先生像赞	(217)
东阳张忠敏公赐谥建祠作	(217)
翰林院侍读学士镜澜彭先生墓志铭	(217)
乙酉科浙江乡试试卷	(218)
致黄璋信札三通	(220)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31)

卷首 余姚邵氏家族及世系

邵氏本姬姓，系出周太保召公奭之后，召公奭封于燕，食采于召，遂以为氏。余姚邵氏以文定公为远祖，以康节公为始祖，以都巡公为迁姚始祖。邵执中，字季南，南陈时人，官至工部尚书，世称“莘野先生”，卒后谥号“文定”，是为奕世之祖。邵执中传至十九世邵雍（1011—1077），字尧夫，著书立言，以传道统，宋元祐中，谥号“康节”，为宋儒宗，而子孙遂家于河南洛阳。邵雍之孙，长曰溥，为徽猷阁待制。次曰博，为秘书省校书郎待制，扈从高宗南渡都杭，后居于浙江杭州。邵溥之后有曰淳，字君协，为越新昌令，卒于官，子孙遂家于会稽。又四世，讳忠，字克诚，号抑庵，行名千八者，宋季官扬州路都巡，自会稽迁余姚通德乡清风里，卜宅而居，是为姚江始祖。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世系表：“邵忠，行一千〇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宋光宗绍熙四年癸丑十月十五日寅时，卒宋理宗开庆元年己未十月廿八日寅时，享年六十有八。配赵氏封宜人，以子丙晋封安人。生三子：长元诚；次元雍，改名丙；季元亶，改名恭。”

邵氏系姚江望族，正如窦光鼐所说：“邵氏洎迁姚以来，代有闻人，科名接踵，冠盖相望，而特立独行之儒，为世表率者，又复不胜指数。”梁启超亦有“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之语。

传至先生高祖邵琳，字席之，号晓山，增广生，以《礼记》中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十三年庚辰科副进士，历任浙江武义县教谕、遂安县教谕，升山西洪洞县知县。公为博雅君子，筑室南城之东，种竹栽花，署曰“南可居”。享

年七十六，著有《洪洞县志》八卷、《晓山堂诗集》行世。

曾祖邵炳，字明远，号悔庵，廪膳生。以子向荣贵敕赠修职郎，宁波府镇海县儒学教谕。

祖父邵向荣，字邠樵，一字东葵，又字冬余，号庾山，又号余山，县学生，以《诗经》中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科举人，五十一年壬辰科会试中式，考授内阁中书，改补知县，请就教职。任宁波府定海县教谕，丁忧服阙，补宁波府镇海县儒学教谕，著有《四书偶融》三十卷、《冬余经说》十二卷、《冬余笔记》八卷、《冬余文略》四卷、《冬余诗略》四卷、《节貽堂诗稿文稿》、《月湖书院课士录》行世。镇海立专祠，光绪《余姚县志》有传。时与朱承勋、俞公旦、倪继宗有“姚江四达”之称。

张羲年《嗽蔗全集》文卷二《邵向荣传》：“祖父向荣，又号余山。康熙乙酉举人，壬辰进士。以季弟累，代诣狱事。得释，覆试以书法欠工命学习，以候补中书改就教谕。丙午谒选，念母春秋高，改就校官，得定海。从游一盛，学舍至不能容。服阙补镇海，以梓荫山侧纯阳阁为僧窃据，请改书院。邑志因明以来，湮废二百年。又改定海为镇海，分昌国卫为定海县，事易溷，向荣首倡纂修，推为善，年八十告归，镇士为立生祠。其歿也，闻讣至姚者，相向哭失声，不获来者，聚而哭于祠。有各体诗略文略。”

朱承勋《紫竹山房遗稿》朱兰跋：“是时，东葵公与朱亦中承勋、俞子复公旦、倪太真继宗并称‘姚江四达’。”

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邵晋涵《储封文林郎警寰朱先生六十寿序》：“先大父东葵公与亦中先生相得尤靡间，风雨过从，老而弥笃，名义之挈摩，志节之砥砺，诗文之酬答，盖有合于《伐木》诗人之义，而不仅如后世所云胶漆之交也。”

邵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系向荣之从兄，先生之从祖。早年屡科不第，晚年便弃举业，潜心于著述。廷采之学出于姚江书院，为姚江书院派的殿军，他又汇合姚江书院和蕺山书院，提倡经世致用，以补王学末流之空疏弊端，康熙五十年卒，享年六十四。著有《思复堂文集》。所辑《西南纪事》《东南纪事》为南明重要史料。先生祖父向荣曾向念鲁问学，先生又直接从祖父学，因此先生之学术思想，通过念鲁，传承黄宗羲以后之浙东学风。

叔祖邵坡，字兼山，号艮庵，少其兄向荣二岁，早孤，力学笃嗜经义诸子，尤好濂、洛、关、闽之学，潜心玩味，至废寝食。作文思力深厚，每属一文语，必有根据，庚辰，与向荣同受知于提学太原姜櫓，时桐城方望溪在幕，见邵坡卷，惊叹谓：“金、陈之后未见其偶。”康熙四十一年，举于乡。康熙四十九年，

偕兄应礼部试，甫出闱，闱卷传诵都下，总裁赵恭毅公期以第一人，为蜚语所中，竟不果。而查氏之狱起，查氏者，天津盐商。家故丰，延公于家，教课其子。查氏子熟悉邵坡的文章，以公之文应试，冠京兆试，为言者所劾，牵连逮狱。而邵坡应山西军门聘，先已出都，当时向荣也在京师，向荣遂自首入狱，及捕其家属，大哥元荣也下狱，后来邵坡自首到狱，元荣、向荣才获释。当邵坡入狱时，方苞已因党事先被囚于狱中，两人相见，方苞大喜：“我识君久，今之见何晚也！在狱中，又何奇也！”对酒诵坡文，又纵论古今成败得失，为性命交。后来因科场之过不在他，因而释放，但也由此被罢归。康熙末年，圣祖曾向朝臣询及邵坡，并令坡进京，却适逢圣祖崩逝，遂不果行。坡前后主截山书院，多所奖进。著有《稽古录》五十卷，其书大段仿顾炎武《日知录》，上考《十四经》《二十二史》，并诸子书及各大家文集注疏异同，政治得失、学术纯驳，靡不条贯，而参以论说，以次成帙，诗、古文稿若干卷都失于火，惟制艺行世。乾隆九年卒，年六十有九。

父邵佳铨，字藉安，向荣子。就要出外从师时，季父邵坡从京师归乡，在家中开课授学，佳铨仔细听过一遍后就能演说。试之作文，挥笔立就。自是从季父学日进，试诸生高等，补增广生，乡试屡诎。志气不少挫，居贫守益峻。为文不随俗流，其诗文不多作，偶一为之，往往能出人意表。父既告归，佳铨疏小圃娱之，日求所嗜以进，曲尽其欢。论著之散见者，皆辑成帙，与季父文章并藏之惟谨。晚年喜欢研究《易》，对《易》有独到的见解，钱大昕感叹：“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去妄与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谓好学深思也已。”事载光绪《余姚县志》。

母袁氏，慈溪县学生员苏升之女。佳铨生平嗜读书，尝有《春秋》《国语》古刻本，然家故素寒，费无所偿，夫人鬻簪珥得之。母出余姚吕氏，外祖父吕章成，明末鲁王时官待诏，国亡隐遁，筑室藏书，榜曰“蓼园”。年少时与顾炎武、熊汝霖、陈函辉等交游，曾改梁周兴嗣的《千字文》，纪录明代史事，教育初学者。夫人自幼受家学，因此娴熟明史。及归邵氏，常讲述明史事于诸子，虽是妇人家中语，然多属实录，出于正史之外，不同于一般之街巷传闻，二云自小习闻明代史事，故对于前明掌故了然于胸，实亦多得之于夫人。二云外祖曾撰次吕章成遗文于家，并将之传予邵氏，翁婿之间相为师友。因为袁氏晚年无子，家中富藏之书籍，本欲尽归于佳铨，不幸毁于火，殊为可惜。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貽编卷六章学诚《袁太宜人墓志铭》：“母袁姓，慈溪县学生员苏升女也。母出余姚吕氏，考章成，鲁王时官待诏，国亡隐遁，筑室藏书，榜曰‘蓼园’。……夫人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乾隆四十年乙未，

春秋六十有八。始生二子一女，俱早殇。后有三子二女，长子履涵，先卒。次晋涵，乾隆三十年举人，三十六年进士，特征入四库全书馆，授翰林院编修。次鼎涵。女子子，长置慈溪国子监生叶宗铤，次适同县赵某。孙，男子四人，健孙、惺孙、特孙、赐孙。”

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卷三：“吕章成，字裁之，号秋厓，晚号蓼园，有《浴日楼集》。”《诗存》收有其诗四十三首。

兄邵履涵，字礼耕，号云亭。先生生时，时年六岁。

光绪《余姚邵氏宗谱》卷九世系表：“兄履涵，行治八，本行一，字礼耕，号云亭，配张氏，生二子，楸揆，秉纯。”

《南江文钞》卷一〇《先兄云亭甫行状》：“先兄讳履涵，字礼耕，别自号云亭先生。兄口微吃，而善论事。……兄生于乾隆三年九月十九日，卒于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

世系图



